

AIGC 工具在实践导向影视课程中的教学嵌入逻辑研究——以《故事片创作》课程为例

罗木英^{1,2}, 邱禹明^{1*}

(¹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大湾区影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² 玛拉工艺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马来西亚 雪兰莪州 41000)

摘要: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在文本、图像与视频生成领域的快速发展, 其对影视创作方式与影视教育形态的影响日益显现。相较于理论性课程, 实践导向影视课程在教学目标、教学过程与评价机制上更为依赖创作经验、审美判断与实践执行, 因而在 AIGC 介入过程中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教学张力。本文以《故事片创作》课程为研究对象, 结合 ChatGPT、Runway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真人故事创作, 真人与 AI 混合影像创作、纯 AI 故事片实验中的教学应用实践, 提出“教学嵌入逻辑”这一分析视角, 系统探讨 AIGC 在影视创作课程中的合理介入方式。文章从课程目标重构、教学流程再设计、工具使用边界与教师角色转型等维度, 构建实践导向影视课程中 AIGC 工具的阶段性嵌入模型。研究认为, AIGC 不应作为替代创作主体的生产工具, 而应被纳入以教学目标为核心、以教师引导为中枢的创作教学结构之中, 从而实现影视实践教学在智能技术背景下的有效转型。

关键词: AIGC; 故事片创作; 影视教学; 教学嵌入逻辑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6.v1i1.1088>

AIGC Tools in Practice-Oriented Film Courses : A Case Study of the Narrative Film Production Course

Luo Muying^{1,2}, Qiu Yuming^{1*}

(¹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reater Bay Area Film School, Pearl River Colleg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0, China; ²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Selangor, 41000, Malaysi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C) in the generation of text, images, and video, its impact on modes of film production and forms of film educa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evident. Compared with theory-oriented courses, practice-oriented film courses rely more heavily on creative experience, aesthetic judgment, and practical execution in terms of teaching objectives, instructional processes,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As a result, the integration of AIGC into such courses generates more complex pedagogical tensions. Taking the Narrative Film Production course as a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amines teaching practices involving generative AI tools such as Chat GPT and Runway in live-action storyte

基金项目：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质量工程与教改项目（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2024HZZLGC016）

作者简介：罗木英（1992-），女，广东广州，硕士，研究方向：科幻电影与动画

邱禹明（1987-），男，广东广州，博士，研究方向：电影伦理学

通讯作者：邱禹明，通讯邮箱：365398118@qq.com

lling, hybrid human-AI im-age creation, and fully AI-generated narrative film experiments. It proposes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of "teaching embedding logic"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appropriate modes of integrating AIGC into film production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rriculum objective restructuring, instructional process redesign, boundary-setting for tool usag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s' roles, the study constructs a staged embedding model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IGC tools in practice oriented film education.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IGC should not function as a production tool that replaces creative subjects. Instead, it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a creative teaching structure centered on pedagogical objectives and guided by instructors. Through this approach, effective transformation of practical film educa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an be achieved.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C; Narrative film production; Film education; Teaching embedding logic

引言

2025年4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将教育数字化明确定位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意见》在系统总结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以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为关键支撑，全面推进教育的集成化、智能化与国际化发展，强调推动课程教材、教学方式和科研范式的数字化升级，促进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文件同时指出，当前教育数字化仍面临师生数字素养有待提升、智能化效能尚未充分释放等现实问题，亟需通过以应用为导向的系统性改革，将人工智能技术嵌入教育教学的全要素、全过程之中。在此政策背景下，如何在具体课程层面探索人工智能技术的合理嵌入路径，尤其是在实践导向与创作导向并重的影视课程中构建可操作、可持续的教学机制，成为教育数字化纵深推进过程中亟待回应的重要议题。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以其在语言生成、图像合成与视频生成方面的显著能力，正在深刻改变影视内容的生产方式。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在剧本构思、人物设定与叙事结构推演中的应用，使文本创作效率显著提升；Runway等视频生成与智能剪辑工具，则在影像预演、风格探索与视听实验中展现出强大潜力。在产业层面，AI故事创作、真人与AI混合影像、纯AI生成短片已成为新的创作实验形态，这一趋势也不可避免地传导至影视教育领域。

然而，影视创作课程不同于以知识传授为核心的通识课程，其教学目标并非单一技能的掌握，而是围绕创作能力、审美判断与实践经验的综合培养展开。AIGC若以“效率工具”的方式直接嵌入课堂，极易削弱学生的创作主体性，甚至导致教学目标的偏移。因此，如何在故事片创作课程中合理引入AIGC工具，使其服务于教学而非替代教学，成为当前影视教育亟需回应的问题。

1 相关研究述评与理论基础

现有研究普遍从宏观教育转型角度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刘三女牙、郝晓晗指出，AIGC正在重塑教育创新路径，其应用需在效率提升与价值引导之间保持张力平衡^[1]。杨宗凯等学者强调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学方式与学习结构的深层影响，并提出通过教学设计回应技术冲击^[2]。祝智庭等则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视角，系统论述AIGC赋能教育的新思路^[3]。

从技术层面看，李白杨等对AIGC的技术特征与形态演进进行了梳理，指出AIGC已从单模态生成发展为多模态协同生成系统^[4]。从美学层面看，王赟姝、张一宁提出迈向“共创美学”，分析了AI介入影视教育的现状与未来的潜力^[5]。上述研究为理解AIGC进入教育体系提供了理

论基础，但整体大多停留在宏观层面，对具体实践课程，尤其是影视创作课程中的教学机制关注不足。

2 实践导向故事片创作课程的教学特征和教育学理论基础

2.1 教学嵌入逻辑的认知层级基础：布鲁姆认知领域分类的启示

在教育学理论中，布鲁姆（Bloom）提出认知领域分类学为理解学习活动的层级结构提供了经典框架。该理论将认知活动由低到高划分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与创造六个层级，其核心意义在于强调高阶认知能力的形成依赖于低阶认知活动的逐步积累^[6]。

将该理论引入实践导向影视课程的教学分析中，可以发现，《故事片创作》课程本质上以“创造（Create）”为最高学习目标，其教学过程同时涵盖剧本理解、叙事分析、影像方案应用与审美判断评价等多个认知层级^[7]。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文本与影像生成方面的高效率，容易在教学实践中直接占据高阶认知环节，从而压缩学生在理解、分析与评价层面的学习过程。

基于布鲁姆认知领域分类，本文提出的“教学嵌入逻辑”并非将 AIGC 简单嵌入创作终端，而是强调分层嵌入与层级控制：在低阶与中阶认知层面（如理解叙事结构、分析风格差异）引入 AIGC 作为认知支撑工具，而在高阶认知层面（如最终创作决策与审美判断）则保留学生的主体地位。由此，AIGC 的教学嵌入不再构成对学习层级的“越级替代”，而是成为促进认知进阶的辅助机制。

2.2 教学嵌入逻辑的学习机制基础：皮亚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视角

皮亚杰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知识并非由教师或外部工具直接传递给学习者，而是学习者在与环境持续互动中，通过同化与顺应过程主动建构的结果。这一理论为理解实践导向课程中的学习机制提供了重要视角^[8]。

在影视创作教学中，学生的创作能力并非来源于对范式或模板的简单模仿，而是在不断试验、修正与反思中逐步形成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若以“结果导向”的方式直接介入创作环节，可能削弱学生与创作问题之间的直接互动，从而影响知识与经验的内化过程。

从建构主义视角看，“教学嵌入逻辑”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 AIGC 工具，而在于工具是否被纳入学习者的认知建构过程之中。因此，本文所强调的阶段性嵌入模式，实质上是将 AIGC 置于学生认知活动的“中介位置”，通过引导学生比较、判断与反思生成结果，促使其在与技术的互动中完成意义建构，而非被动接受技术输出。

《故事片创作》课程通常以完整影像作品的完成为核心目标，教学过程涵盖剧本创作、分镜设计、拍摄执行与后期剪辑等多个环节。该课程强调“在做中学”的实践逻辑，学生通过不断试错、修正与反思逐步形成创作判断。在此过程中，教师不仅承担知识传授功能，更扮演着创作引导者与教学秩序维护者的角色。

这一教学特征决定了 AIGC 工具的使用必须嵌入既有教学结构之中，而非简单叠加。否则，技术的高效生成能力可能掩盖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应当经历的思考与判断过程。

3 AIGC 工具在故事片创作课程中的教学嵌入逻辑与实践

在本研究中，教学日志作为主要的实践性研究材料之一，用于记录教师在《故事片创作》课程中引入 AIGC 工具过程中的教学判断与课堂反应。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故事片创作课涉及 3 个班级，117 名学生，64 课时。日志内容包括对学生使用 ChatGPT 进行剧本构思、借助 Runway 进行影像预演等教学情境的即时观察，以及针对生成结果所进行的教学调整与反

思。相较于问卷调查或量化实验，教学日志能够更为细致地呈现 AIGC 嵌入教学过程中的动态变化，为分析教学嵌入逻辑的运行机制提供过程性证据支持，见图 1。



图 1 “阶段性嵌入模型”流程图 (引导式→协同式→限制式)

3.1 前期阶段：创意生成中的引导式嵌入

在课程前期，ChatGPT 等相关 AI 软件可被用于创意激发与文本推演。例如，学生可借助 ChatGPT 生成多种故事设想或人物关系模型，但需在教师引导下对生成内容进行比较、筛选与重写。此阶段强调“人主导、机辅助”，AIGC 仅作为思维拓展工具存在。

教学日志摘录一：

日志时间：2024 年 10 月 10 日（第 6 周）

教学环节：故事构思与剧本创意生成

使用工具：ChatGPT

本次课程围绕“青春与成长”主题进行短片故事创意训练，目标是引导学生尝试将具象情感结构转化为可视化剧本雏形，并初步理解“类型化”与“独创性”之间的张力。要注意符合影视创作规律，如人物成长故事线插入“英雄之旅”结构等^[9]。为启发学生思维，我首先展示了一组由 AI 辅助生成的短片故事图文（包括四张视觉分镜图与配套剧情梗概），引导大家思考如何借用现成母题同时实现个性表达。允许学生在小组内使用 ChatGPT 等相关 AI 软件进行故事构思练习。

学生 B 所在小组首先输入了较为笼统的提示词，如“生成一个关于青春与成长的短片故事”。生成结果情节完整，但人物关系与情感冲突较为类型化。课堂讨论中，我要求该小组对生成文本进行逐段标注，指出哪些内容具有启发性，哪些内容属于“模板化叙事”。在此基础上，小组成员对原有生成文本进行了大幅度重写，最终保留的 AI 生成内容不足 30%。学生在复盘中提到，ChatGPT 提供了多个叙事起点，但真正具有表达欲望的情节来自他们对自身经验的再加工。

ChatGPT 生成内容：以下是一个关于“青春与成长”的原创短片故事脚本构想，适合拍摄为 8-12 分钟的校园题材剧情短片：

短片故事名称：《夏天没有重来》

时长建议：约 10 分钟

类型：青春/成长/校园/治愈

主题关键词：遗憾、和解、自我认同、成长的痛

剧情梗概：

17岁的林澈是学校广播站的学生，每天通过广播分享天气和心情，却从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她准备悄悄转学出国，但她唯一的好友、沉默寡言却总是默默陪伴她的男孩周深对此一无所知。

在一次广播事故中，林澈意外按下麦克风，在全校播放了她私下录下的“青春遗书”——关于她对孤独、焦虑、梦想和离别的真实独白。整座校园一片哗然。

面对突如其来的曝光，她第一次被全班注视、被老师谈话，甚至被父母责备。但也因此，她开始和周深坦诚地交流，和解误会、重新审视“成长”的意义。

在毕业典礼那天，林澈用最后一次广播送别自己和全体同学：“夏天不会重来，但成长让我们成为可以说出心里话的人。”

主要角色：

林澈：女主角，敏感、自我压抑，习惯隐藏真实想法，通过广播寄托情绪。

周深：男主角，不善言辞，但总在默默帮助别人。他懂得倾听，却缺乏表达。

林澈妈妈：严厉，要求完美，是“别人家的孩子”标准的制造者。

广播站指导老师：理性中带着温情，引导林澈正视自己。

关键场景设计：

1.广播室私语：林澈独自录下心情日记：“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不敢和任何人说实话了。”

2.误播事故：林澈的“青春遗书”被全校播放。

3.操场争吵：周深责怪她“连告别都不愿告诉我”，林澈反问：“你又什么时候主动了解过我？”

4.夜晚和解：两人在天台看夜景，各自说出“第一次被听见”的感觉。

5.最后广播：林澈用一段温柔而坦率的话告别校园，留下成长的回声。

配乐建议：

安静淡雅的钢琴旋律贯穿全片。

毕业场景可使用略带抒情感的独立民谣风格歌曲。

主题寓意：

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旅程，它可能伴随着误解、恐惧、甚至自我否定；

但青春的意义，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敢于说出、敢于和解、敢于告别；

有些夏天不会再来，但那些被听见和被理解的瞬间，会成为我们一生的光。

最后生成故事板样图，见图2。



图2 《夏天没有重来》故事板

多数学生对画面质感和故事节奏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整体“很电影感”“像在看 b 站或抖音短片”。但在进一步探讨中，也有学生指出该故事过于“模板化”或“似曾相识”，例如：

“广播误播+毕业道别”的结构太常见，缺乏惊喜；
人设典型但较为扁平（如“沉默男孩”+“压抑女孩”组合）；
情节转折缺乏真实生活的质感与不确定性。

这类批评恰好成为教学契机，我引导学生从“熟悉”走向“打破”：如何在一个被用烂的框架中做出属于自己的转身？我们讨论了类型片中的亚版本重构策略，比如：

打乱叙事顺序制造“反常规感”；
利用场景跳接营造“情绪张力”而非情节逻辑；
将主题从“毕业”转向“留白”、从“和解”转向“沉默”。

另外这组 AI 生成的“类型化”图文虽不可直接使用，但具备以下启发价值：

1. 作为视觉刺激物：高质量图像在激发学生影像构图与色调风格思维方面具有优势；
2. 作为负面范例讨论：学生能更具体地识别“套路”并进行批判式反思；
3. 作为变体改写训练起点：若将该剧本设为“素材 1”，鼓励学生进行“颠覆式重构”或“换视角重写”，教学互动性更强。

该日志表明，在引导式嵌入模式下，AIGC 并未直接承担创作功能，而是作为低阶与中阶认知活动（理解、分析）的支撑工具存在。通过教师引导下的比较与重写，学生完成了从“生成接受”到“批判性筛选”的认知转变，体现了布鲁姆认知层级由理解向分析、评价进阶的过程。

3.2 中期阶段：方案推演中的协同嵌入

在影像方案形成阶段，Runway 等工具可用于分镜预演、风格测试或真人与 AI 影像混合实验。通过对不同视觉方案的对比，学生能够更直观地理解叙事选择与视听风格之间的关系。此阶段强调人机协同，但创作决策权仍需由学生掌握。

教学日志摘录二：

日志时间：2024 年 10 月 28 日（第 9 周）

教学环节：分镜设计与影像风格测试

使用工具：Runway（视频生成与风格转换）

在分镜阶段，我允许学生使用 Runway 对关键场景进行影像预演，见表 1。学生 D 小组尝试将其真人拍摄素材与 AI 生成的环境影像进行融合，用以测试整体影调与空间关系。生成结果在视觉风格上较为统一，但人物动作与环境互动存在明显违和感。课堂讨论中，我引导学生对比“AI 生成画面”与“真实拍摄画面”在镜头调度和情感传达上的差异，见图 3。该小组最终放弃直接使用生成画面，而是根据预演结果调整了拍摄方案，包括机位高度和光线设计。学生反馈称，AI 预演更像是一种“试错工具”，帮助他们提前发现影像问题。

表 1《夏天没有重来》故事关键场景预演

场景编号	内容描述	预演目标
SC01	广播室录音	构图、光线、色调测试
SC02	校园广播事故，全班反应	群像氛围构建、镜头节奏
SC03	天台夜景，二人对话	情绪色调、环境测试
SC04	最后一次广播	内心独白+环境烘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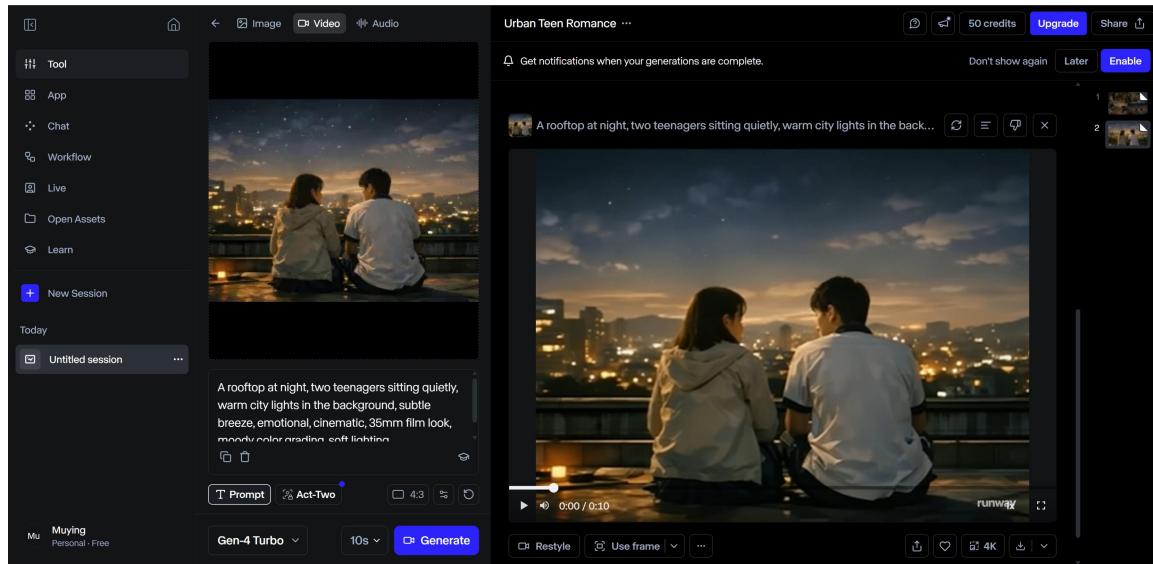


图3 《夏天没有重来》故事关键场景 SC03 预演

该案例体现了协同式嵌入的教学特征。AIGC 在此阶段并未取代影像创作，而是作为方案推演与决策支持工具存在。学生通过与生成结果的对比分析，强化了对视听语言的理解，完成了建构主义意义上的“同化—顺应”过程。Runway 预演不等于最终成片，但它是试错成本极低的构图与风格沙盘。要鼓励学生用它做“构图草图”，但不能依赖生成图完成全部表达。最关键的是：生成图是一个“中介物”，是促使学生思考、对比、分析的工具。

3.3 后期阶段：反思评价中的限制嵌入

在成果呈现与评价阶段，应限制 AIGC 直接参与生成，重点引导学生回顾创作过程，明确 AIGC 介入的位置与作用。教师需通过评价机制区分“技术辅助”与“创作判断”，防止生成结果掩盖学习过程。

教学日志摘录三：

日志时间：2024年12月2日（第14周）

教学环节：作品展示与课程总结

使用工具：限制使用 AIGC

在最终作品展示阶段，我明确要求学生不得再使用 AIGC 对成片进行内容性修改，仅允许其作为技术参考工具存在。当然可以使用 AI 制作海报之类的后期内容，见图 4。在作品评议中，部分学生主动说明了 AI 在前期创作中的介入位置。有学生指出，若在后期继续使用生成工具，可能会掩盖前期拍摄中存在的问题。本节课的讨论重点从“作品是否完成”转向“创作过程中哪些决策是由人做出的”。多名学生在反思中提到，通过限制 AI 使用，他们更清晰地意识到自身在叙事选择和审美判断中的责任。



图4 学生B将《夏天没有重来》更名为《那年的夏天》并生成故事电影海报

该日志反映了限制式嵌入在反思与评价阶段的必要性。通过对AIGC使用边界的明确规定，教学重心回归到学生的创作决策与审美判断，有效避免了生成结果对学习过程的遮蔽，强化了高阶认知层面的评价与创造能力。

在《故事片创作》课程的教学实践中，AIGC工具的嵌入并非一体化应用，而是被分阶段、分策略地引导学生完成包括真人与AI混合影像实验与纯AIGC短片创作实验在内的多元路径探索。前者注重真实拍摄与AI生成图像的风格融合，强调叙事控制与视听一致性的把握；后者则将AIGC作为主要创作工具，借助ChatGPT、Midjourney、Runway等完成从分镜构建到画面生成的全流程试验。在双轨实验的对比中，学生不仅更加敏锐地感知到技术介入在叙事节奏、人物表演与影像肌理等维度所带来的影响，也在实践中主动反思了生成内容的可信度、创作责任与伦理边界等问题。

本章提出的“引导式—协同式—限制式”三阶段嵌入逻辑，不仅为影视教学中AIGC的系统化应用提供了实践模型，也重申了技术使用中“人”的主体地位与教育的价值本位。AIGC的有效嵌入，既是工具层面的革新，也是教学理念的转向。AIGC不应被视为影像教学的替代者，而应作为建构主义课堂中的认知辅助装置。学生在生成、试错、质疑与重构的过程中，不仅完成了作品形态的演进，更在与技术对话中深化了对“叙事选择”与“美学判断”的元认知。最终，课程评价也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导向”，重申了人作为创作主体的核心地位^[10]。

4 结语

本文以《故事片创作》课程为例，基于行动研究和教学日志分析，探讨了实践导向影视课程中AIGC工具的教学嵌入逻辑。研究表明，AIGC工具应以阶段性、受控方式融入教学流程：在前期采用引导式嵌入激发创意，中期实施协同嵌入辅助方案推演，后期则通过限制嵌入强化反思评价，从而在提升教学效率的同时，避免对学生创作主体性的侵蚀。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教师角色的重构至关重要。教师不再仅仅是工具使用者，而需转变为教学秩序的维护者和课程目标的守护者，通过明确AIGC使用边界、设计以创作过程为核心的

评价体系、强化课堂引导与即时反思，确保学生在技术环境中仍能形成独立的审美判断与创作能力。这一角色转型不仅是技术应对，更是对“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的深化践行。

展望未来，随着教育数字化战略的纵深推进，影视实践教学可在AIGC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多模态融合、VR/AR辅助创作等新路径，最终实现智能技术背景下创作教育的有效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刘三女牙, 郝晓晗. 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创新的挑战与进路[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24, 45(03): 1-12.
- [2] 杨宗凯, 王俊, 吴砾等. 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对教育的影响探析及应对策略[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3, 41(07): 26-35.
- [3] 祝智庭, 戴岭, 胡姣. AIGC技术赋能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思路[J]. 中国高教研究, 2023(06): 12-19+34.
- [4] 李白杨, 白云, 詹希旎等.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的技术特征与形态演进[J]. 图书情报知识, 2023, 40(01): 66-74.
- [5] 王赟姝, 张一宁. 迈向“共创美学”：AI介入影视教育的现状与未来书写[J]. 电影评论, 2025(05): 61-67.
- [6] Bloom, B. 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M]. 1st eds. New York: Longman, 1956.
- [7] Anderson L W, Krathwohl D R. *A Taxonomy for Learning, Teaching, and Assessing: A Revision of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M]. 1st eds. New York: Longman, 2001.
- [8] Piaget, J.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in the Child*[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4.
- [9] 邱禹明. 约瑟夫·坎贝尔理论模型创作研究——以《我不是药神》程勇的英雄历程为例[J]. 文艺生活(艺术中国), 2023(08): 137-139.
- [10] 罗木英.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企业课程教学实践[J]. 文艺生活, 2023(06): 133-135.